

種二第書叢小喊吶

訴 控

著 金 巴



社版出活生化文

種二第書叢小喊吶

控

訴

著 金 巴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卅年十二月桂一版

實價七角

吶喊小叢書第二種

控訴

著者 巴金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 重慶沙坪壩
桂林東江路福隆街

有著作權 禁止翻印

前記

我把五六年前發表過而未收入集子的兩篇散文和最近三四月來的零碎作品集在一起編成這樣的一本冊子，現在懷着滿腔的熱誠將牠獻與一般關心我的行動的讀者。

寫這些文章時，心情雖略有不同，但目的則是一樣，這裏自然也有嘲諷，可是主要的卻在控訴。對於那危害正義危害人道的暴力我發出了我的呼聲：「我控訴！」(J'accuse)

目錄

第一輯

從南京回上海(一九三二).....一

第二輯

只有抗戰這一條路(一九三七).....二三

站在十字街頭(一九三七).....二四

一點感想(一九三七).....二六

應該認清敵人(一九三七).....二八

自由快樂地笑了(一九三七).....二九

第三輯

我們（一九三一）	三三
給死者（一九三七）	三七
摩娜・里莎（一九三七）	四〇

第四輯

給山川均先生（一九三七）	四七
給日本友人（一九三七）	五七

從南京回上海

日軍開始進攻關北的那夜晚，我正在由京開滬的火車裏，所以我是很安全的。被火車從丹陽載回到南京了。是的，我是很安全的。雖然南京方面的朋友會寫信到上海去，詢問我的行止，上海及各地的朋友又擔心我會葬身在關北的火窟，但我終於把這個身子和這個生命保留下來了，沒有受一點驚恐。

一月二十九日早晨四點鐘我在寒氣的包圍中進了下關的火車站。天沒有亮，電燈光黯淡的閃爍着，一些失望的男女乘客縮着頭頸坐在長凳上等候天明，另一些人聚集在一處激昂地談論着上海的事。站內已經沒有一個坐的地方，我在各處徘徊一直到七點鐘。這三點鐘的時間在我一生裏恐怕是最長的了。我有幾次竟疑心我在做夢，我竟問自己道：「這些人在這裏究竟幹什麼呢？我為什麼也在這個地方？」

有一次我在一個警察的身邊站住了。這是一個身材並不長大的北方人，他帶着激動的臉用激昂的聲音在敘說上海的衝突：「在電話機上聽得見機關槍的聲音，在上海北火車站上正有人在喊救命！」這幾句話沈重的進了我的耳裏，我的心痛楚着，我覺得整個的世界都在動搖了。在和平的地方用機關槍屠殺和平的民衆，有人在呼喊救命，無論南京和上海隔了多少遠，無論我的眼前現了怎

樣和平而淒涼的景象。這消息也可以使我的血沸騰的。憎恨迷了我的眼睛。我的心裏起了惡毒的詛咒。在一個短時間內我幾乎忘掉自己了。但過了一些時候冷氣打擊着我，使我漸漸地清醒起來。我偶然埋下頭去看我的身子，我看見右手拿着的前一天朋友送給我的手杖和左手裏拿的一本書。失望地。猛然來襲擊我心。我第一次發見了我自己的脆弱。在這個時候書本還有什麼用呢？你讀書的人有禍了。

天終於亮了，在晨光熹微中我回到了那冷靜的旅館。一路上盡是安閑的景象，我所看見的一切都給我否定剛纔的消息。看見那緩緩走着的行人和車輛，聽見各處的笑語聲，我不禁寬了心安慰自己道：「很安靜的，沒有什麼事，那不過是夢覺。」於是我回到旅館去睡眠了。

下午醒來，到一個朋友那裏去。朋友看見我便驚喜地說：「原來你回來了！我們正在替你擔心。」我很感激朋友的關心，但我一看見桌上的一張新民報外，我的心又被沈重的石頭壓着了。「閩北大火；居民死傷無算。」我固然安全了，但那許多人呢，那許多住在閩北的人呢，我三年來朝夕看見的人，朝夕經過的地方如今怎樣了？這時候，在這大災禍來臨的時候，我還能夠為自己的安全慶幸嗎？」

「你的地方恐怕燒掉了，真可惜！不知道還有什麼東西？」朋友惋惜地說。

「不過一些舊書，率性燒掉了也好，我已經被書本累了一生了。」我帶笑地回答說，好像沒有一點痛惜。這一次我騙了自己了。那許多書，那許多我十年來辛辛苦苦在各處蒐集起來的絕版的書，還有一些世界上最優美的精神的手蹟，一個主義的比較完全的文獻就這樣不留痕跡地消滅了。我別

了這些我平日視作生命的東西（爲了牠們我甚至使我自己和活動分離）我能夠沒有一點痛惜的感情麼？

「看這情形，上海是沒法回去了，天津恐怕也危險，你且預備在南京多住幾天罷，住旅館不方便，還是搬到我這裏來住好些。」這是朋友的殷勤的勸告，在平時這樣的話我是很喜歡聽的，這時候牠們却把我的希望殺死了。上海那裏有我的許多朋友，那裏有我的住居，那裏有我十多年來心血的一點成績，那裏還有……在這時候，在日兵用大礮轟擊，用機關槍掃射，用爆炸彈炸燬上海的時候，我無論如何是不能夠安靜地躺臥在南京的，我沒有回答朋友的話，我只有苦笑。我却在心裏說：「如果不到機會來犧牲這青年的生命的話，至少也應該回上海去經歷那許多人在這些日子裏所經歷的苦痛。在南京太安靜了，太寂寞了！」

在朋友那裏所談的只有憤激的話，苦痛的話。朋友也是一個有心而無力的人，他的身體比我的還壞。他有着肺病，最近還吐過血。他是需要着靜養的，和他多談話，只有增加他的苦痛。我已經看見他的沒有血色的臉上怎樣燃起了憤怒的火，他的一隻握着報紙的手怎樣拘攣着，然而他和我一樣能夠做什麼呢？他有一張口一雙手和我一樣，但是我們的口只能夠在屋子裏叫我們的手只能夠拿筆。總之，我們太柔弱了。我不能够安慰他，我也不能夠從他那裏得到一種力量。我們就這樣淒涼地分別了。在和他握手的時候，我甚至疑惑這是否我們最後的一面，我疑惑像我們這樣柔弱的人是否還有機會繼續生存在這恐怖的时代中。

從朋友處出來，天已經黑了，晚風吹拂着我的臉，我坐在黃包車上，看着車夫把我拉過荒涼的街道，我伸起頸子向天空望，我想看見上海的大火，我想聽見被屠殺的人民的掙命的呼號，我想聽見大敵的怒吼。然而天空中只有黑漆漆的一片，周圍又是死一般的靜寂，於是車子又走進了熱鬧的馬路。是輝煌的燈光，是笑語的人羣，是安閑的行人。我用力注視着這一切，我想證實這不是假象。我的心似乎得了一瞬間的安慰。然而一個孩子的喊叫又把這安慰給我驅散了，這是賣晚報的。「看東洋人在上海打敗仗」他這樣叫着，馬上在他的身邊就聚集了一小羣人，於是晚報就一張一張地散布出去了，我想去買一張來看時，我的車子已經把賣報小孩拋棄在後面而前進了。我的頭腦裏還留着「東洋人在上海打敗仗」一句話，而我的車子已經走過一家電燈輝耀的影戲院門前了。

自然賣報小孩帶來的並不是壞的消息對於屠殺民衆的日兵的敗滅我是萬分歡欣的。然而這消息同時却給我帶來一幅悲慘的圖畫：燒燬的房屋，殘廢的屍體，逃難的居民。這圖畫對於我並不是新鮮的，我一生裏已經留了不少這樣的圖畫在後面了。然而這一幅整個有計劃的大屠殺的圖畫我却是第一次見到。我的耳朵已經被悽慘的哭聲填滿了。我的眼睛也不能夠分辨周圍的景物了。我在一家熟識的書店門前下了車，我呆呆的在門前站了一會兒，不知道應該怎樣做。

櫃臺上放着晚報，幾個店夥聚在一處埋着頭熱心地讀。我也加入去讀了報，上面的重要消息都是新報號外上有了的，只多了一些日兵的暴行的記載。

「這一次非打個死活不可，這是我們唯一的生路了。」一個年青店夥掙紅着臉說。「今天十九

路軍開拔赴前線時經過這裏我們首先放鞭敲鑼送兵士自動地喊起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一年紀較大一點的老板說。

我默默地看着他們，我心裏想如果有一天日兵到南京屠殺的時候，這些和平的市民，也會和他們拚個死活的。這些手看起來似乎軟弱，但有一天要是握起刀來，他們也會向那屠殺者的頭上砍去罷。我自己很同情他們。雖然我是個非戰主義者，但是爲自衛爲抵抗強權的戰爭我是贊成，而且認爲是必要的。

中國人也並不盡是「Q」主義者罷，只要他們能夠擔負一切的犧牲起來爲反抗強權而戰鬥的時候，中國人還是有望的。其有望的程度也許比幫助本國軍閥去屠殺異國民衆，或者在這時候袖手旁觀的日本人更多罷。——當我去看另一個朋友的時候，他這樣對我發表意見。

二十九日過去了，三十日也過去了。在南京我還沒有看出什麼大的變化。人們依舊在預備過舊歷新年，影戲院依舊在開映什麼巨片，飯店酒樓裏依舊坐滿了客人。所不同的是裝有無線電收音機的商店的門面在一定的時間中便站滿了帶着莊嚴面孔的羣衆，因爲中央黨部每天要播送兩次上海的消息。這些消息的門前也是非常擁擠，在那裏貼滿了許多新到的電訊。我的旅館離那地方很近，我也常常跟着朋友去看。這些電訊是我帶來的自然是好消息，但也有壞的。如日軍殘殺和平市民焚燒市房之類。當我讀到「日兵大敗死傷無算……」這類的語句時，我也和那許多的觀衆一樣，差不多要歡叫起來，我並不會想到那些人也有家人父母，他們的死也會給某一些和平的人帶來不

幸；我却覺得痛快。我是被憎恨迷着眼睛了；不僅迷着眼睛，而且憎恨還種了根在我的心裏。

和朋友談話是我在這些日子裏的唯一的事情，我們所談的完全是關於上海的事件。朋友中沒有一個不主張拚命和日本帝國主義者作戰，沒有一個不希望日兵在上海敗滅的，然而大家都覺得離開太遠了，不能夠聽見大敵的怒吼，不能夠聽見兵士的吶喊。在冷靜的環境裏，熱情只有使我們痛苦，我們第一次感覺到隔岸觀火的苦痛了。「回上海去！」差不多成了我們幾個朋友的口號，因為這些朋友都是因了種種的事從上海來的，偶然的被這次事變阻留在南京了。

三十一日的早晨，天落着微雨，我剛剛起床，一個朋友就從中央研究院打電話來叫我到他那裏去。我坐車去了，他一見面就告訴我：「政府搬家了。」於是從他的口裏我知道了本日報紙上的一切重要消息。他又約我同去看另一個朋友，這朋友新近被選做了中央委員，我們想從他那裏打聽一點報紙上不能夠發表的消息。然而我們失望了。那個朋友甚至連政府搬家的消息也不知道。他又去把同住的另一個中央委員找來，那人也是一點不知道。這時候報紙來了。大家讀着報，我讀了國民政府遷都的宣言，沒有說什麼話，心裏想：這也許就是在準備「長期抵抗」罷。

我別了做中央委員的朋友，又跟着中央研究院的朋友到他的未婚妻那裏。他已經準備回家了。據說昨晚遷都的消息傳出來以後，又有人說日本飛機要來炸燬北極關的軍用無線電臺，害得中央大學的女生一夜沒睡，今天早晨就有許多人回家了。

從那裏出來，一路上看見來來往往的搬運行李的車輛，南京人開始騷動起來了，市民雖然沒有

發表宣言，實際上就開始在遷居了。到了另一個朋友處，我們遇見一個青年政治家，他得意地解說遷居之必。我笑着答道：「洛陽太近了一點，最好是遷到道化去，那裏飛機開不到，飛機也要飛兩天才到得。」那青年笑着道：「真是安全的地方。」青年政治家沒有說什麼，他似乎覺得我太過慮了。

我又到患肺病的朋友那裏去，那裏已經坐了同住的四五個人，我在那裏留了許久。我們叫人去買報紙，聽外間道：「這一天沒有報。」因此我們很疑心上海方面一定發生了不利的事，或者無線電報也不通了。有人打電話到各處去問消息。後來消息來了：日兵和美國兵在虹口衝突，日軍派飛機三十架向長江上游飛駛，南京下關原有日本兵艦三艘，中國政府限令在二十四小時內離開，日方不但不答應，反而增加了四艘軍艦來。這些都不是好的消息。南京似乎馬上就要發生驚天動地的巨變。大會的面孔馬上陰沈起來。那個送手杖給我的朋友是有家眷的，他這時顯出焦慮的樣子，我勸慰他說：「不要緊的，即是日本飛機來擲炸彈，未必就會落到這裏來，況且南京也還有中國飛機。」這朋友苦笑着說：「我是不怕的。」

臨去的時候，我還向那患肺病的朋友借了一筆路費，因為我回到上海就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人了。我本來還想到天津去看我的哥哥，他或許以為我已經葬身火窟。但是「回上海去」四個字無一刻不在我的腦裏盤旋。我寧願回到那混亂的上海去。

這一次別了這幾位朋友，心裏有很感傷，我想該不就是訣別罷。然而在這混亂的時代中誰能夠保證自己會活到明天？何況我又是要回到上海的火窟去！

在黃包車上看着周圍黑暗模糊的景色，我有了另一種感覺，我好像是另一個世界裏的人，眼前的一切都已經和我不生關係了。我的頭腦裏只有一片火光；我的耳邊只有一片噼噼。荒涼的街道走完了，我看見了燈光輝耀的馬路。我閉着，我茫然地望着。忽然，我的眼前什麼也沒有了，霎時間就出現了一個黑暗的世界。電燈熄了，「車夫驚訝地說，於是放慢了腳步，爲的是怕撞着迎面來的車子。我的車子上雖然燃得有油燈，可是燈光很黯淡。車夫在黑暗中摸索着。我在短時間內竟然分辨不出路的方向。偶爾有鈴聲在我的耳邊響起來，我明白有車子在我的身邊走過。忽然車子停住了。我方知道是到了鼓樓的一個旅館。

我的兩個從漢口來的朋友就住在這旅館裏，他們是預備到上海去的，現在也被阻留在南京了。我在黑暗中摸索了好一會兒，纔走到他們的房門口。沒有燈光，我想我也許白跑了。但我也叫了一聲。男的在裏面答應，一面拿了火柴出來，隨後他燃起了洋燭。我看見那女的還在喫饑頭，桌上擺開了一紙包的冷肉，只剩下幾片了。這就是他們的慘澹的晚餐。這朋友告訴我：另一個朋友已經帶了家眷到河南去了；還有一個朋友就要搭船到上海去。火車只通到蘇州，他曾去下關問過。我想既然有船開到上海還是搭船回上海罷，縱使冒一次險也值得。於是我和這兩個朋友決定了一同回上海去，並且由他明天先到中國旅行社去打聽船期。

因爲想知道一點更確實的消息，朋友便約我去看一個在某某部做事的朋友。我們辛辛苦苦地從城北坐車到城南，快要到了那人的寓所時，我的車夫忽然迷失了道路，只有那朋友纔知道我們要

去的地方，我一點也不能夠給車夫幫忙。這時我們是在一個泥濘的巷子裏，黑暗和寒冷從四面包圍過來。我的車夫拚命用他的瘦瘦的聲音呼喊他的同伴。沒有一點應聲，也沒有人出來詢問。我焦急地坐在車上，我只得叫車夫回轉去慢慢找尋。後來在十字路口兩個車夫撞見了，他們在互相抱怨。朋友告訴我，我們要訪問的那個朋友在一夜的工夫也毀起走了，只剩了一間空屋子，不知道他們據到了什麼地方去。這時電燈突然又放光明了，我們也多少寬了心。

一日的早晨從漢口來的朋友到我的旅館來，他說剛剛到中國旅行社去問過，說一日、二日都沒有輪船開到上海。照這情形看來，回上海的希望是完全斷絕了。我翻過本天的報紙來看，上面又明明載着二日有下水船開。我對朋友說，最好還是親身到下關輪船碼頭去看看。我們約定明天同去。但是朋友却還有點遲疑。他說中國旅行社一定知道得比我們更詳細。

不一會兒中央研究院的朋友又來了，他本來約定昨天晚上在一個地方和我見面的。他說昨晚中央大學的電燈突然熄滅了，全夜沒有燃他的未婚妻非常驚恐，要他留在那裏陪伴她，所以他失了約。他現在要送未婚妻回家去，就是在京滬線上的一個城市裏。他們兩個都希望我到那裏去暫住幾天。他的邀請是十分懇切，但我堅決地謝却了。在平時我是很願意去的，但這時候我却想回上海。這個朋友掃興地去了，臨行他還囑咐我在南京等他，他說兩三天內就會回來，不過我想一定不會有這樣快。

和他們一道走出旅館我一個人又去看一個城北的朋友。他的夫人正在收拾行李。他對我說打算出去在城南找一個旅館，預備搬過去暫住幾時。他說昨天晚上房東招呼他們在十點鐘就熄燈，說那

時怕有日本飛機來擲炸彈，這一番話把他們夫婦驚駭着了，所以他寧願犧牲預先付了的一個多月的房錢馬上搬到城南去。城南究竟要安全得多。我陪着他去找旅館。一路上許多載行李的車子，在我們的身邊馳過。城北的人絡繹不絕地往城南搬。旅館在很短的時間裏就住滿了客人。我們費了許多時間，問過了許多家旅館，纔找到了兩個房間，房裏沒有光線，而價錢却不便宜。

我又會見了幾個朋友，有兩三個是好幾年不曾見面了，却一旦在這裏遇着。我還應該感謝一個在貧兒院做事的小友，在這幾天裏他給我幫了不少的忙。後來我對一個消息比較靈通的朋友說起回上海的話，他便告訴說，下水船一定不會開，一則因為吳淞口會被日本兵艦開砲轟；二則上海租界當局怕界內糧食缺乏會禁止搭客登岸。不過我想這話不一定就可靠。我說，只要有下水船開，即使冒着危險，甚至會白跑一趟，我也得去試一試，因為留在南京太沒有意思了。

回到旅館已是夜間十點多鐘了。我接連打許多次電話給朋友，都沒有打通。人很疲倦，便早早睡了。我剛剛上了床，電燈突然熄滅了。恰恰這時候一個處在和我同樣情形裏的朋友進來了。他本來就約定在我這裏睡，但卻來得這麼遲，我以為他不來了。這時我便叫茶房給他鋪了床。我問他外面有什麼消息，他說：「不知道。」我就不再說話了。

二日的早晨我去打電話，依舊打不通。漢口的朋友來了，他告訴我昨晚下關的日本軍艦向城內開砲。鼓樓方面落了一個砲彈。許多人一晚沒有睡。而我和外國朋友（就是昨晚睡在這裏的那人）簡直不知道。看中央日報，上面沒有一點關於這事的消息。我們出去，市而上的景象似乎有些不同了。

店舖沒有開門，行人的臉上常常帶着慌張的顏色。沿途搬行李往南走的黃包車和汽車接連不斷。時事新報館分館的門前貼了大張的報告，說昨晚十一時日本軍艦向下關和城內開砲，下關的時事新報分館也中了一彈。日本兵竟然在南京開砲了！在中國政府遷走以後難道還有轟擊南京市民的必要嗎？這個消息使得許多人憤怒了。是的，昨晚下關的砲聲打破了南京市民的沈靜了。我親耳聽見身邊的一個市民說：「爲什麼砲臺不還砲呢？難道還要保持不抵抗主義嗎？」我沈默地看了那人一眼，是個瘦削的臉，微微有幾根鬍鬚，衣服穿得並不好，看不出是怎樣的一個人。我想如果日本兵真正要把上海的慘劇搬到南京來再演一次的話，即使政府方面仍然不抵抗，人民也會起來保衛自己和屠殺者拚命的。中國人究竟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並不是一隻任人宰割的豬羊。

漢口的朋友走了，他說回去收拾行李，約定我喫過中飯就去鼓樓找他，再同到下關去看船。我又去看一個湖南朋友，他住在我的旅館的斜對門。他告訴我，他的夫人昨晚因了砲聲駭得哭起來，一夜不敢睡，他詳細地向我敘述昨晚的恐怖的情形，這都是我所不知道的。我應該感謝夢，牠使我免掉了這些過慮的煩惱。他約我一道出去，在夫子廟的一個茶樓裏喫了作爲中飯的點心，同去的有五個人，這其間關於某種問題我和外國朋友竟發生了熱烈的爭辯，這爭辯使我忘記了周圍的一切，忘記了我和那漢口朋友的約言，等我回到旅館退了房間再到鼓樓去會那朋友時，那裏只剩下一個空房間了。朋友並不會給我留下一張字條。我失望地在這空房間裏站了一會兒，我摸桌上的茶壺，裏面還有熱茶。我想他們一定走得並不久。但我到什麼地方去追尋他們呢？我問到賬房裏去，據說：「某先生

已經搬走了，不過等一會兒還要再來。」這又使我躊躇了，他們究竟把行李搬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如果去下關爲什麼又會再來呢？我便留了一張一條在空房間裏說我到下關去看船。

在到下關的平坦的馬路上搬運行李的黃包車和汽車排成了一條長線，簡直沒有盡頭處。下關去的車輛卻不多，只有一些裝載行李的汽車，大概是比較闊一點的人離開南京了。車夫拖着車子慢慢地走，費了很長久的時間纔把我拉到了下關火車站。經過城門時，我看見正在堆積的許多沙袋，和我在二十五晚上離開上海時在寶山路上所看見的一樣。

我先到火車站去看，站裏擁擠着賣票的洞口掛了客滿的紙牌。我去問一個站丁，據說火車只開到蘇州，我又到江邊輪船碼頭去看道路泥濘着，我走得很慢。一路上盡看見關了門的店舖有一兩家開了門在搬東西。江邊沒有幾個行人，白茫茫的水面看不見一隻輪船。我問一個站崗的警察，他說恐怕沒有下水船開，叫我到一個票房去問，但是那個票房已經關了門。我沒有方法打聽到一點消息了，只得懷着一顆失望的心回到火車站，搭了公共汽車到鼓樓去。

在汽車裏面擠了許久，我纔被帶下到鼓樓來。進了那個小旅館，在空房間裏我發見了先前我留下的字條，並沒有人動過牠。我走到賬房去問，據說：「某先生已經搬走，不會再來了。」答話的同一個人，却說了兩樣的話害了我白跑一次。但是那兩個漢口朋友的蹤跡就這樣消滅了。下關今天沒有船開，下關的旅館裏也沒有人，他們究竟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我自己坐車到中國旅行社去問，在那裏人們告訴我今天有下水船開，但船還沒有來，而且什麼

時候來也不知道，因為現在還沒有得着電報，我要先買船票，他們又不賣。我等到三個鐘頭以後再到那裏去問時，門已經上鎖了，外面貼了一張告白說：現在交通情形變化莫測，只得暫時停止辦公。這一次是我步行了很遠的路纔走到那裏的，而且肚裏又餓，卻遭了這失望的打擊。同來的有那個小友，他極力安慰我。但我仍然不斷地自問道：回上海去的希望果然完全斷絕了嗎？

我們回到湖南朋友那裏去，在門前遇見他出來說要去借一輛汽車把家眷送到杭州去。我們吃了晚飯，他回來了。他失望地說跑了許多地方都借不到一輛汽車。在外面租一部車子到杭州租價漲到了五百元以上，便是搭京杭路的長途汽車，一張票也漲到了幾十元，而且又擠得要命，他身邊只剩下五六塊錢，所以連逃難也沒有地方可逃了。

這一天的晚報上載了飛機擲彈的防禦法，一個朋友回來說，政府方面預備今晚解決日本軍艦，警察向各家店舖吩咐十點鐘熄燈，免得日本飛機來投炸彈，又說五元鈔票已經不用了。後一個消息我是知道的。因我曾經拿了一張五元鈔票，找不到地方換，去買東西說是找不出。

三日是一個陰天，早晨就落着微雨，風刮得厲害，天氣突然變得很冷了。我走出去，外面的空氣很沈悶，沒有一點痛快的氣象和消息。依稀聽不見砲的怒吼和人的呼喊。日本的飛機並沒有來，軍艦上的大砲並未見施放。我們是太安全了，安全得自己騷亂起來，自己造出謠言來擾亂人心，又借這來謀利。鈔票不容易使用了。交通的器具漲價了：幾十塊錢租一輛汽車從下關搬運行李進城。幾百塊錢租一部汽車到杭州，成了極平常的事，便是黃包車的索價也漲到了五六元。有錢的人把交通的器具變

際了。貧窮的人只有留在危險的區域裏讓砲彈來炸燬，或者等着做難民讓所謂慈善家來收容。旅館自然會乘機漲價了。只要有機會可以賺錢，誰也不肯放鬆的。

漢口朋友仍然沒有消息，他們一定是離開南京了。今天聽見說有一條路線可以到上海，就是乘火車到蘇州，由蘇州搭小火輪到嘉興，再由嘉興乘滬杭車到上海南站。他們也許就是走這條路線到上海去罷。不過，滬杭車現在能否開到南站，還是問題。我怕陷在中途，所以不願意沿着這條路線走。我忽然有了一個思想：還是乘津浦車到天津去看我的哥哥罷。我本來就打算到天津去的，我要和他商量家裏的事情，而且在天津住幾天以後我還可以從那裏搭海輪到上海。我把這意思向朋友們表示，他們都不贊成。他們勸我留在南京，說天津也許比南京還危險，在南京畢竟要方便得多。遇着什麼事情，朋友們也可以照應。他們又說也許下關江面已經封鎖，沒有法到浦口去。然而我固執地拒絕了。固然我不願意在這時候離開南京的朋友，但是在南京我不能夠做一點事情；同時我又不能夠護我的熱情被吃飯和睡覺消磨淨盡，所以我要走，只要有路走，我總得去試一試。

從朋友那裏出來，雨已經不落了。他們沒有和我說一句分別的話，他們以為我到了下關一定會回轉來的。然而我是決定不回来了。在門前雇了一部黃包車，到下關的車價是很便宜的，因為這時候只有人從下關搬東西進城來，到下關去的人卻很少，凡是已經離開南京的人都已經逃盡了。一路上風很大，我只得把大衣領拉起來，不去看對面。那些搬運行李的車子，下關到了，是個荒涼的下關，除了車輛和警察而外，還有稀少的行人。先前走過中國旅行社時，我看見那裏的布告說，浦口的渡輪照

常開駛。我便放心地走了。車夫把我直拉到江邊。我預備在津浦小火輪碼頭停住了。忽然一個湖北人拉着問我是不是到上海去。我順口問他今天有沒有船開。他說有船，不過靠在江中，他有小划子可以把我搖過去。我問他是什麼船，他說是太古公司的「武昌」。

我於是馬上改變了計畫，我不去天津了，我決定回上海去。我和那個湖北人講好了價錢，便跳上划子。船上還有一個半老的人，兩個人划着船，在風浪中前進。這一天風浪很大，船夫一下漿，便激起很高的水花打進船裏來。有一兩次船擺動得很厲害，一個大的波浪來，幾乎把船淹沒。我這一天沒有吃中飯，只在上午吃了一些點心，我的空肚皮裏這時候起了一陣絞痛，我幾乎要嘔吐了。我擡頭望那輪船，還隔得遠，不過輪廓已經看得分明。又經過了一些難堪的時刻，我們的划子纔到了輪船的邊上。我把船身的題字望了一下，「大英國。武昌。」我突然感到一種羞愧，我想我現在竟然托庇在帝國主義的屋宇下面了。

輪船上並不放下梯子，我費了大力纔跳上去。一個茶房看見我，便說：「什麼時候開船沒有一定，要等上海的電報來。」我問道：「要是上海的電報來了，船幾時開呢？」他回答說：「大概三四點鐘。」好，我就留在船上等着吧。於是我便成了這個茶房的主顧了。他把我領進統艙裏，租了一個鋪位給我。因為我沒有行李，他又租了一床又髒又臭的被褥給我，要我出一元的代價。

身子很疲倦，好像要生病的樣子，在船上沒有事情，艙外風又大，我只得在鋪位上躺下來。空氣很沈悶，沒有一線陽光，只有黯淡的電燈光照耀着。幾個湖北人在談宋美齡的故事，一個婦人在敘述她

的不幸的遭遇，我沒有心腸去聽他們，我模糊地睡去了。

吃晚飯的時候，那個茶房來把我叫醒。我問他開船不，他說今天開不開沒有一定。許多乘客已經在抱怨了，大家祈禱着早點開船，可是依舊沒有用。上海的電報還沒有來，又有人說，已經來了，說要等「安慶」船到，再開總之照情形看來，今晚是不會開了。船裏安排好一兩桌麻雀牌，一個軍隊裏做事的和一個上海的大學生都參加在裏面，大家很高興地來消遣這長的時光。有一次不知怎樣竟發生了小的爭執，我被他們吵得不能睡。我一個人在這環境裏是陌生的。我感到了沙漠上似的寂寞。我沒有和誰說一句話，因為沒有一個可以聽話的人。後來那個照應我的茶房出現了。他和我說他的家在剛北川公路某里某號，家裏有一個妻子，不知道她如今逃在什麼地方，又不知道房子燒了沒有，他擔心這個舊歷新年過不好，他說話時露了焦急的樣子。但幾分鐘以後幾個同伴約他在我的鋪位下面擲骰子時，他又高興地在那裏喊叫了。

船依舊不開，我沒有到外面去。艙外很冷。據說已經落雪了。但我們還在南京。

四日早晨我到艙外去看，只看見一片白色。下關被雪蓋了，紫色的山橫在一邊，現在積了雪，白白地在發亮，依舊刮着北風，依舊漫天飛着雪花。我立在甲板上把眼睛往四面望，我幾乎認不出來我昨天分別的南京了。「安慶」輪船停在前面，英國國旗在那裏飄揚，「大英國」三個字又一次映入我的眼簾。

「安慶已經到了，為什麼還不開船呢？」一個中年的乘客不能忍耐地抱怨起來。沒有人能夠回

答他的問話。外面很冷，我便回到沈悶黑暗的艙裏去。幾個廣東人正在和茶房爭吵，他們說船許久不開，他們不能夠再等了，要上岸去。茶房卻一定要他們付出辦好的鋪位錢。這爭執不知道怎樣解決了，我只聽見人的叫鬧聲。我在心裏想：如果今天不開船，恐怕就沒有開船的希望了。我頗後悔不該改變了去天津的計畫，不然明天上午就可以到天津了，現在卻躺在這裏。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我又沈沈地睡去了。

十二點鐘光景，聽說要開船，我起來到艙外去看，沒有一點消息。忽然賬房出現了，他回答一個人的問話道：「現在就要開船，直放上海。」他開了賬房門進去了。他的話卻使得艙裏起了一個快活的騷動。幾個茶房在叫：「要開船了。」一些客人驚喜地互相訊問。我覺得現在希望又復生了。我走進艙裏又走出來。船依舊沒有動，也沒有人來起碇，幾個茶房在那裏談論，擔心着那裏上岸去買小菜的廚子。一個說：「要等廚房回來纔開船。」另一個翹起大姆指說：「你想，外國人會等中國人嗎？」這時候正有一隻划子向着輪船搖過來。茶房們欣喜地說：「買小菜的回來了。」等到划子近了時，他們纔發見「原來是幾個客人，」就是起碇開着要上岸的廣東人。

我回到艙裏睡了。茶房把我叫起來，要了一元七角錢去買船票，但不到一刻鐘以後又有人來把船票要去了。這還是兩點半鐘，船已經開了。船裏充滿着希望。麻雀牌的聲音又起來了。茶房在談論怎樣到上海去過年。他們又在我的鋪位下面開始推牌九了。

沈悶的空氣，黯淡的燈光，不和諧的鬧聲，呆板的，狡猾的面孔，失眠的夜……時間是這樣地長！

我過了一個焦急的夜晚，被希望 and 疑懼折磨着，在五日的早晨我發見自己的身子非常疲倦。我躺在鋪位上不想起來，一直睡到喫中飯的時候，船裏有人大聲說：到吳淞口了。我便走出去看。

船緩慢地行着，岸上有樹木，有房屋，有幾隻狗在跑，也有一兩個行人，很平靜的，沒有一點戰爭的氣象。看了這些我幾乎不相信上海的災禍了。我的心寬慰了許多。我安靜地在甲板上散步。我沈溺在思索裏。

「看，那邊的房頂打得一場糊塗！」一個茶房大聲叫。我跑過去看。許多人頭歪了我的視線。但我也能夠看出那被彈燬被火燒的房頂的廢址。船不停地往前面走了，而且在轉灣。

「看飛機！」幾個人齊聲叫起。我也擡了頭。在天邊現了一些黑影，好像是老鷹在飛翔。一隻，兩隻，三隻在砲臺上盤旋，因為這時候我們已經看見砲臺了。「一共有九隻飛機，」有人斷定地說。「六隻，」另一個辯道。我卻只看見了三隻。我把眼睛在空中四處搜尋，在一角裏又發見了三隻，牠們接連地飛翔着，和先前的三隻隔得並不遠。忽然在我的頭上起了響聲，三隻飛機正從後面飛過來，漸漸地飛到了我們的頭上，飛得很低，使我們看得清楚兩隻翅膀下面畫的紅太陽。先前還有人疑心是中國飛機，現在誰都在說：「東洋飛機」了。這三隻飛機排成一列，排了一個三字，不住地在我們的頭上盤旋。好像在偵察這隻輪船的樣子。一個人無聲地說：「東洋飛機要來擱炸彈了。」艙面上頓時起了小的騷動，一些人跑進艙裏去了。一個茶房鎮靜地說：「不會的，船上插得有大英旗。這是大英輪船，東洋人不敢來擱炸彈。」他的話發生了效果。這時候三隻飛機已經飛到後面不見了，只剩了一

點懸約的聲音，再去看那邊時，還有三隻飛機在礮台上面盤旋。

這三隻飛機漸漸地同後面飛去，似乎要離開了，但不一會兒又飛回到原處。我正走進船裏去取東西，忽然聽見外面在叫「丟炸彈」！我連忙跑出去，看見岸邊的水濺起來有一丈高，好像鯨魚在噴水。水花落下去了，水面平靜了。前面的一隻飛機又落下來，一盤黑點，我的眼睛幾乎迷失了牠。但我覺得有一個東西落到了水面上，頓時水花又向上面濺起來。接着後面的一隻飛機又擲了一個炸彈，這一次是落在沙灘上，把沙石向上面擲起來。飛機馬上就向後退了，好像要逃走的样子，可是礮台方面並沒有開礮。

我們以為飛機不會再來了。誰知幾分鐘以後又看見牠們飛到了礮台上面。牠們接連地擲了三個炸彈，兩個落在水裏。只一個卻落在樹叢掩蓋的房屋內，把樹枝和屋瓦炸碎在空中飛。牠們還不肯走，還在那裏盤旋，於是礮台上開礮了。轟的一聲送進了我們的兩耳，只有這一聲。三隻飛機很快地轉換了方向逃走了，飛得很快，好像有什麼東西在後面追趕似的。在短時期以後，天空中便沒有了飛機的蹤跡。

我忽然埋下頭去看水面，我驚奇地發現出茶船已經沒有走了。我去問茶房，說是因為這輪船拖帶了一隻小船，要等到公司派小火輪來把小船拖。這輪船纔可以進口。問小火輪什麼時候會來，回答說沒有一定。茶房是這樣說，把的話是否可信，沒有誰能擔保。真的事實是船不走了。牠拖帶的小船安靜地靠在旁邊，上面有人在吃飯，這一天來不爲人注意的小船這時候卻成了抱怨的目標，衆人都噤

氣說是被小船害了。

又過了一個鐘頭，還不見開船。我想難道是日本兵艦不許商船進吳淞口嗎？但是我們還沒有看見日本兵艦。在前面只有兩隻英國軍艦停在那裏，時常射出很強烈的電光。吳淞外很安靜，沒有誰開砲。一隻中國的商船從後面駛來，經過我身邊向前面去了。這是招商局的「江安」。中國船既然還可以進口，那麼決不會有日本兵艦封鎖吳淞口的事情了，但是這輪船又爲什麼不進口呢？真的是等小火輪嗎？

等了好一會兒，還不見起錨，我失望地走回艙裏，我想今天多半不能夠上岸了。我睡倒在鋪上，把那又髒又臭的被褥拉來蓋着頭。我怕見那陰暗的電燈光，我怕聽那些抱怨的話語。我已經把一切的希望拋棄了。不知道在什麼時候，一個茶房從外面進來大聲叫：「馬上就要開船了。」有人問：「小火輪來了嗎？」回答說：「小火輪沒有來，是大壘間的外國客人等得不耐煩了，逼着船主開船。」一個江人接口說：「外國人真是刮刮叫。」我苦笑着。大餐間樓梯上的八個字的告白又在我的頭腦裏浮現出來：「洋人在上，閒人止步。」我對自己說：這一次「閒人」又沾了「洋人」的光了。

船進了吳淞口，沒有遇着一點阻礙，而且依舊走得很快，似乎要補償先前浪費掉的時間。走在中途，小火輪就來了，把小船拖了去。小火輪上面的人從上海帶來了一個消息：北四川路已經燒光了。許多人驚恐地嘆息說：「上海真個要變成地獄了。這個新年怎樣過？」北四川路燒光，租界上擠着十五六萬失業的人，閘北的居民一部分還陷身在火窟裏，這時候還擔心着沒有好的新年過放心罷。

租界上是很安全的，在外國旗下面舒服地過新年的人多着呢！

船漸漸走得慢了。江面並不很寬，兩旁的建築物看得很清楚。那都是外國公司的工廠和棧，以及別的建筑，上面有各種國旗在飄揚。我看見了幾隻日本兵艦有幾個中國人在搬東西上船。英、美、意三國的軍艦都看見了。美國軍艦最多，每一處停着三艘，很有好幾處，上面寫着號碼。號數是二百零幾到二百三十。船上的茶房熱心地搜。英國軍艦，看見了，便指着牠得意地說：「這是大英兵船！」

船在慢慢轉灣。現在我看見上海了。許多高大的建築在那裏聳立着，很安全的，沒有一點損傷，也沒有一點改變。外白渡橋上擠着行人，外灘馬路上來往着載行李的車輛。我站在甲板上，我把頭向天望，北面的天空被黑烟遮滿了。這黑烟不住地向南擴張，一層一層的散布着，差不多要遮蔽了整個天空。炮聲隆隆地吼着，中間夾雜着機關槍密放的聲音。許多人發出了驚恐的叫喊。一個女人的尖銳的聲音說：「天呀！怎麼得了！」我冷靜地看着那黑烟的蔓延。我咬緊我的嘴唇皮，不讓牠們發出一點聲音。我覺得我的血已經冷了，冷得結冰了。漫天的黑烟！上海真正成了一個大火窟。燒罷讓牠盡性地燒，讓牠來燒熱我的血，燒熱我的血來灑到那些屠殺者的臉上。我不再為我的被燒毀的書本痛惜了；我也不再為那些被屠殺的人民，被燒燬的房屋痛惜了。我只聽見大炮的怒吼，機關槍的密放。我只看見火勢的蔓延。我知道一個大的變動快要到臨了。燒罷，你屠殺者，像尼羅王那樣把上海當作羅馬城來燒吧；殺吧，你屠殺者，像尼羅王那樣把中國人民當作原始基督徒來殺吧。歷史，沒有一次的血是白白流了的。我們的血會淹沒了你。我們的血會給我們帶來解放。爲了求得自由，沒有一個人會

害怕流血的。

這時候輪船在東的碼頭上停泊了。我不等船靠定就跟着三個水手跳了下來，又和他們一道上了小划子，很快地我們就在外灘太古碼頭上岸了，沒有一點阻攔。

一輛電車在我的面前駛過。我默默地站在堅實的土地上，我猛烈地抖着我的身子，我要證實我不是在做夢。我如今確實回到上海來了，回到上海來看中國人的血怎樣地流；看屠殺者的刀是怎樣地鋒利；看我們的房屋怎樣被焚燬；看我們的弟兄怎樣被殺戮。

「在這時候你跑回上海來幹什麼？」一個朋友和我見了面就關心地這樣問。我苦笑着。我淡淡地回答道：「不是預備拿這生命在必要時來犧牲就是預備做一個難民等候那些慈善家來收容。」我再沒有第三句話了。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日）

只有抗戰這一條路

盧溝橋的炮聲應該把那般所謂和平主義者的迷夢打碎了。這次的事變顯然又是「皇軍」的預定的計劃。他們的目的我們不會不知道。倘使一紙協定，幾個條件就可以滿足他們的野心，那麼我們和這強鄰早已相安無事了。哪裏還有今天的「膺懲」？我們和日本的交涉也不是從今天才開始的。難道我們還不明白那一套舊把戲？從前我們打起維持東亞和平的空招牌處處低頭讓步，結果東亞的和平依舊受威脅，而我們自己連生存的機會也快被剝奪光了。我們每次的讓步只助長了敵人的貪心，使自己更逼近滅亡。現在已經到了最後的關頭。我們只有一條路可走了。這就是「抗戰」！「屈服」（或者說得漂亮點，「和平」）不是一條路，那只是一個坑，牠會把我們活埋了的。

在日本人，把我們看作苟安怕事的民族。讓我們的「抗戰」的呼聲高高地響起來！要全日本國民都聽得見我們的吶喊！我們要用一萬萬五千萬人的聲音答覆在那邊人們對我們的侮蔑。

我是一個安那其主義者。有人說安那其主義者反對戰爭，反對武力。這不一定對。倘使這戰爭是為反抗強權，反抗侵略而起，倘使這武力得着民衆的擁護而且保衛着民衆的利益，則安那其主義者也參加這戰爭，而擁護這武力。要是這武力不背叛民衆，安那其主義者是不會對牠攻擊的。

所以我認為我們目前只有「抗戰」這一條路可走；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

站在十字街頭

一九三二年上海抗爭的時候，中國代表團團長顧維鈞博士在為上海事變召集的國聯特會裏說過這樣的話：「我們現在是站在十字街頭了。在我們面前橫着兩條路，或是戰與和。」

在五年以後的今日，我們又站在十字街頭了，我們只有兩條路可走：或是忍辱屈服，或是繼續奮鬥。

提起忍辱屈服的話，差不多會使每個中國人氣憤得發狂。這一個月來北方的兵士和人民犧牲了生命，職業財產，忍受着一切苦辛和侵略者抗爭，他們沒有表現出絲毫的膽怯。一百幾十磅的炸彈，引火的燃燒彈，大規模的縱火焚燒，文化機關的毀壞，許多的房屋燒燬了，許多人的生命犧牲了，許多的心血化為灰燼了，天津的市區，北平的郊區，盧溝橋，平一帶的廢墟上堆滿了腐爛的屍體，濺滿了黑紅的鮮血，充滿着鬼哭與號。然而北方勞動的民衆，兵士，農夫，高聲在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同時從全中國的兄弟姊妹們的口中發出震天動地的呼聲來。這呼聲是多麼響亮，多麼激憤，多麼會着許多人的血液！這又是何等慘痛的掙扎！其間我們安慰自己說：「等着吧，我們會得最後的勝利！」然而我們是一步一步地在退讓了。我們是一步一步地逼近死亡的命運了。二十多天的苦鬥，畢竟不能阻止漢奸把北平送給敵人。接着又是天津的淪陷。在最近一星期的沉悶時期中，我們就只看

見敵人鐵騎的縱橫。當敵軍完全佔領天津，縱火焚燒房屋，屠殺徒手貧民的時候，不知道有若干人流淚痛哭，不知道有若干人呼籲着復仇的時代來臨。然而同時那些出賣民族的漢奸卻在擺設他們的慶功宴！

現在我們還能夠屈辱地去接受敵人的條件，貪圖那苟安的和乎嗎？我們不能！

是的，經過了這樣慘痛的犧牲以後，再想到忍辱屈服，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縱然我們的血液快要乾枯了，我們的心臟快要停止跳動了，我們也不能夠跪倒在屠殺者的面前，答應去做辱屈的奴隸。我們要抗戰，我們要繼續奮鬥。縱使抗戰的意思就包含着個人生命的毀滅，我們也要昂然向着抗戰的路走。何況這時我們還有夠多的勇氣，還有夠多的精力，來和屠殺者奮鬥。我們還有希望獲取最後的勝利，我們為什麼就必須放下武器跪倒在我們的敵人面前呢？

其實我們的敵人的營部還是建在沙地上面，並不是十分堅固的。經濟的恐慌，工農階級的不滿，黨派的糾紛，軍閥被視等，都是導致他的死亡。只要我們能夠不惜任何犧牲，抗戰到底，我們抓住敵人時，總可以進軍到很有獲得最後勝利的可能。

現在不是可以自暴自棄的時候了。我們應該再向前跨一步。不管在前面等候着我們的是一「勝利」或是一「死亡」。我們應該記住法蘭西的 P·亨利說過的話：「爭道生命竟是如此可貴，和平竟是如此甜寧，須得用奴隸的錢幣來作代價嗎……給我自由，不然便給我以死。」

一點感想

在這時候提起筆寫文章，我真覺得羞愧。別人貢獻的是血，我們却用墨水來發洩我們的憤怒，也許有一天我會用我的血來洗去這恥辱吧。

死並不是一件難事。只要幾點鐘的功夫許多地方就完全改變了面目。建築燬了，村鎮毀了，城市毀了。

大世界前面炸彈爆發的那一天。我在電車裏看見兩邊馬路上一羣一羣的難民，身上帶血，手牽着手沈默地往西走去。全是些嚴肅的面容，沒有恐怖或悲痛的表情，好像去赴義，去貢獻一個重大的犧牲。

那地方的血跡被雨洗盡了，十幾輛炸燬的車子還留在路上。汽車，黃包車，獨輪車。各級層的人同樣地爲一個目標犧牲了生命。沒有一個人是死的面前有過躊躇，活着的人也沒有誰發出一聲怨言。我今天走過一個路口，在一塊空地上，躺着兩百具死屍，一具一具地整齊地排列着，身上蓋着東西，只有頭和腳露在外面，卡車圍圍抬棺材下走了。一些人在工作，把棺材一具一具地放好，然後把屍首一一地放進去。這一定：被炸死的人，也許有傷重身死的兵士，由慈善機關來掩埋的。

在這時候每天都有人死。許多人死在一起，死並不是難事。

一個人的生命是容易毀滅的，羣體的生命就會永生。把自己的生命寄託在羣體的生命上。換句話說，把個人的生命寄託在羣體（或進一步說是人類）的生命上面，民族一旦存在，個人也不會滅亡。

上海的炮聲應該是一個信號，這一次全中國的人真能團結成一個整體了。我們把個人的一切全交出來維護這個「整體」的生存。這個「整體」是一定會生存的。「整體」的存在也就是我們個人的存在，我們為着爭我同胞民族的生存，甚至粉身碎骨，我們也不會滅亡，因為我們還活在我們民族的生命裏。為大衆犧牲生命的人會永為大衆所記念；對於和大衆在一起賭生命的人，死並不可怕，也不可悲。

關於這個這幾天在前線，在後方，我們已經見到不少的例子了。我們用道精神用這信念和敵人抗戰，我們一定會得到最後的勝利。

（八月十六日）

應該認清敵人

五年前「一二八」事變發生，日本政府派遣陸軍來上海作戰，那時大阪等地的勞動者相繼罷工，並舉行示威運動。他們的口號是「不到中國去」「不打中國的兄弟！」

現在日本政府又派陸軍到上海來了，我不知道在日本還有這種示威運動沒有。我想一定有的，而且這次的運動一定更擴大更激烈。

日本的兵士（大半是農民）並沒有到上海來侵佔中國土地，屠殺中國人民的必要；同樣日本勞動者也沒有贊助這種行爲的理由。

A·法郎士說過所謂歐洲大戰只是替幾個資本家搶錢。那麼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爭也不過是替少數軍閥政客浪人尋求昇官發財的捷徑。日本人民在這戰爭中所能得到的也只有負擔加重，生活困苦，甚至生命毀滅。日本的軍閥政客浪人拿全國國民的命運做他們的投機事業的資本。

但是抗戰的呼聲在中國的廣大的土地上響起來了。中國士兵的浴血抗戰，中國民衆的熱心服務，正對着日本的野心家的頭顱，下了一個重的打擊。中國的抗戰呼聲應該得着日本民衆的響應。

日本野心家的失敗，日本帝國主義的崩潰，這就是日本民衆獲得幸福的第一步。所以中國戰勝，對於日本民衆也有好處。日本的民衆，應該認清敵人的，確不該打中國的兄弟，只應去打國內的仇敵。

（八月二十一日）

自由快樂地笑了

—

血染紅街市，

人在刺刀下呻吟，

房屋被炸成灰燼，

跌蹄踏遍古城，

沉悶的黑夜裏聽不見正義的呼聲。

自由在暗中哭泣。

火舌舐食繁盛的市區，

昨日的高樓——今日的廢墟，

孤兒在街頭尋覓失去的父親，

新寡的婦女在避難所中嘆息，

千萬和平的居民被屠殺了。

自由在暗中哭泣。

六年來的屈辱擔在肩上，

一個民族的命運握在手裏，

奮勇地揚起反抗的旗幟高呼「前進」

幾千勇士把熱血灑在北方的土地上；

和平的呼聲從角落裏響起了。

自由在暗中哭泣。

——自由在暗中哭泣

二

當平津淪陷，川流動盪來瀉的時候，上海的天空中正籠罩着一片濃黑的雲。好像被一隻魔手扼住咽喉似的，每個人都悶得透不過氣來。勇氣，信心，熱誠都被關於和平的謠言漸漸地磨洗掉了。接着來的是失望，疑惑，不安。在這時候我寫了上面的一首詩。我的志氣正和我前年旅居東京翻譯屠格涅夫的「俄羅斯語言」，「散文詩」時的心情一樣。那幾天日本報紙上正刊載着「新生事件」的交涉及其解決的經過。國內的「恐日症」把我的勇氣和希望摧毀了。我坐下來翻譯屠格涅夫的散

交詩，又借用牠來激勵我自己，安慰我自己。那詩給了我一個信念。我想到我們的語言，我也想說：「在疑惑不安的日子裏，在苦痛地就心着國運的命運的日子裏，只有你（我們的語言）是我的唯一的鼓舞和支持。」^①我也想說：「要是沒有了你，那麼誰能夠看見目前故鄉的情形而不悲痛絕望呢？」^②我也想說：「然而這樣的一種語言不是產生在一個偉大的民族中間，這事情我們絕不能相信。」^③

同樣當和平的呼聲在上海各處飄蕩的時候，我聽見了「自由」的哭泣。我寫了這詩洩出我的悲憤，我又用這詩來激勵我自己，警傷我自己。然而甚至在那時候我還期待着黑暗中的一線曙光，我還期待着黑雲密佈之後的一陣驟雨。我相信當時有着這同樣的心情的人在上海，在全中國，一定不只我一個。

果然我的詩還沒有發表，而閩北的砲聲終於響了。這炮聲打碎了我們的疑惑，不安與失望。這砲聲帶回來我們的勇氣，信心與熱誠。這砲聲把四萬萬五千萬人團結成一個堅定的整體。前線士兵的浴血抗戰，空軍將士的英勇犧牲，後方民衆的熱心服務……一個星期抗戰的結果已經把「自由」的旗幟堅定地插在上海的土地上面。侵略者用牠自己的腥血償付了一部分牠的野心所欠的債。牠還用牠自己的槍械造成牠的墳墓，而且會促了牠的敗亡。是的侵略者一定會敗亡的，只要我們的砲聲繼續響下去，不僅在閩北，在虹口，在楊樹浦，在閩東而且還要響到華北，響到滿洲。

這是戰爭。但這是爭取自由與生存的戰爭。這一次四萬萬五千萬人齊聲怒吼起來了。有什麼力量能夠抵抗這四萬萬五千萬人的爭取自由的怒吼呢？我們的最後的勝利是無可疑惑的了。

「我們要自由」這真是「偉大的，有力的，真實的語言」^①呵！現在不再是「自由在黑暗中哭泣」的時候，我應該說「自由快樂地笑了。」

●●● 這都是屠格涅夫的散文「俄羅斯語言」裏的句子

(八月二十二日)

我們

外面是火光，槍聲，獸底吶喊，人底哀泣。

房裏是暗淡的燈光，急促的呼吸。

我陪伴着我底躺在病牀上的弟弟。

我失掉了父親，母親。在我底生涯裏唯一的一親人就是這十三歲的小弟弟了。

外面是街市，那些新進城的執着太陽旗的兵在搶劫，在放火，在殺戮。受害的是我們底那些貧苦的弟兄們，就是我常常在街中遇見的，穿着簡單的衣服，有着被工作與貧困摧毀了的面貌，樸實的，忍耐的和平的。一定是他們。我聽見他們底生命的掙扎底哀號。聲音是一片的，雖然有時候可以聽出婦人小孩底聲音，但總是整個的用力向我底耳邊打來，不容我再仔細去分辨誰和誰底。總之，我們底和平的弟兄們是大批地被執着太陽旗的兵在屠殺了。

那些屍體，那些被毀壞了的家我不敢想。

弟弟底病牀，不敢出去看一眼。

看太陽旗進來，我又祈禱着太陽旗不要進來，爲了我底弟弟。

恐怖，弱者底恥辱，弱者底悲哀，我感到了。

外面繼續着火光，槍聲，獸底吶喊，人底哀泣……

「哥哥，」弟弟忽然坐起來，狂亂地叫。他把火熱的手抓住我底手，緊握着。他看入我底眼睛，我連忙把頭掉開了。我怕看底眼裏燃燒着的強烈的火焰。

「哥哥在這世界上沒有再比人更高貴的生物罷，是不是？」
我默默地點了頭。

「那麼，我們算不算是人呢？爲什麼又有比我們更高貴的？」

這個簡單的問題在平日我不用心索就可以用點頭來回答，然而現在我底頭腦卻被他弄得昏亂了。在外面是火光，槍聲，獸底吶喊，人底哀泣。我們底弟兄們被人殺戮侮辱像一隻狗，一口豬。我在房裏懷着恐怖的心等待着最後的命運。我能夠回答弟弟說我們是人嗎？

「爲什麼我們應該被別人以殺像一口豬那樣的呢？爲什麼我們要活着來做別人底槍靶子呢？告訴我！」他不放鬆地追問着他搖撼着我底手臂，他底戰抖的聲音在房裏四處飄蕩。「我們不也是人嗎？爲什麼我們就享不到人底幸福？我們是生來受虐待，受侮辱，做狗，做豬的嗎？」

我不回答。他底叫喊一聲聲刺入我底心。我好像是受着凌遲的刑罰。

「爲什麼不回答呢？你這懦夫！」弟弟變得狂怒了，他緊握着小拳頭，在我底身上亂打。我一點也不躲避，因爲我底心痛得更厲害，牠使我忘掉了一切。我甚至不想去安慰弟弟。

弟弟底手離開我底身體了。我想他該可以鎮靜片刻罷。

然而他卻低聲哭起來，哭得很傷心。

弟弟底哭使我忘掉了心痛，我馬上去安慰他：「是哥哥把你得罪了罷，不要氣，你儘管打哥哥好了……」

「哥哥，」我底話還沒有說完，他就這樣迸出了這一聲哭叫。「你把我殺了罷，這給別人做槍靶子的生活，我實在不願意再過下去了……我遲早會被殺的，會被那般人殺死的……還是請你殺了我罷。死在哥哥底手裏倒勝似活着去吃別人底刀尖和槍彈。」他抓住我底手膀，他哀求，他狂叫。

「輕聲點，不要被日本兵聽見，他們會跑進來的。」我恐怖地說，一面伸手去蒙他底嘴，却被他推開了。

「哥哥，我們和他們不都是一樣的人嗎？」弟弟只顧問。「在這世界上的不都是一樣的人嗎……爲什麼別人底孩子就有光，有熱，有花，有愛，而我就應該給別人做槍靶子呢？爲什麼我們底父母要被人家殺死，我們底房屋要被人家燒毀呢……哥哥，爲什麼呢？說我們底身體構造和他們底不同嗎？爲什麼學校裏，書本上都說我們和他們，和一切的人都是一樣，並沒有什麼大的差異呢？說我們不肯工作，不肯吃苦嗎？哥哥，我們不是已經吃夠苦了？可是無論怎樣我們還是活着預備養肥了給別人做槍靶子。我們究竟比他們少了些什麼呢？這生活，我是不要活下去了……請你把我殺了罷……你哭了？你不肯殺我，那麼你肯讓我被他們殺死嗎？」

我望着我底手，我底手戰抖着。我撫摩我底胸膛，我底心也戰抖着。我怕我真會殺我底弟弟，用我

自己底手。

弟弟是對的。他活着，沒有光，沒有熱，沒有愛。他活着，只是爲了弄肥了給別人做槍靶子。這樣地活下去，還不如死了好，還不如由做哥哥的我在手殺死好，與其留着來給執太陽旗的兵開刀。

然而我一看見弟弟底可愛的臉，被眼淚打濕了，被熱情燒紅了的臉，我底心又軟了。我讓眼淚去洗滌我底心，我急急撲過去愛憐地抱着弟弟，我狂吻着他底面頰。我說，我要保護他，不肯讓他死，雖然他底生存是如此不幸。

外面是火元槍聲，獸底吶喊，人底哭泣……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

給 死 者

我們再沒有眼淚爲你們流，

只有全量的赤血能洗盡我們的悔與羞；

我們更沒有權利侮辱死者之光榮，

只有我們還須忍受更大的慘痛和苦辛。

我們曾誇耀爲自由的人，

我們曾侈言勇敢與犧牲，

我們曾言在危崖上酣睡，

一排槍，一片火毀滅了我們的夢景。

烈火燒毀年青的生命，

鐵騎踏碎和平的田莊，

血腥的風掃蕩繁榮的城市，

留下——死，靜寂和淒涼。

我們卑怯地在黑暗中垂淚，

在屈辱裏尋求片刻的安甯。

六年前的屍骸在荒塋裏腐爛了，

一排槍，一片火，又帶走無數新的生命。

「正義」淪亡在槍刺下，

「自由」被踐踏如一張廢紙，

侵略者在中國的土地上安排慶功宴，

無辜者的赤血喊叫着「復仇。」

是你們勇敢地從黑暗中叫出反抗的呼聲，

是你們灑着血冒着敵人的槍彈前進：

「前進呵，我甯願在戰場作無頭的厲鬼，

我們不再把眼淚和嘆息帶到你們的墓前，
我們要用血和肉來響應你們的吶喊，
你們勇敢的戰死者，靜靜地安息罷，
等我們把最後一滴血灑在中國的平原。

(一九三七年八月六日)

摩娜·里莎

「你看這個外國女人美不美？」朋友問完了他面前那盆俄國菜湯，忽然側頭去望鄰桌，靜地指着二位女客問我道。

我沒有說什麼，心裏想：你倒有這種閒情！這朋友剛從被日本飛機轟炸過的地方跑到上海，兩點鐘以前纔離開那堆積着人山似的南站，並且還被人把他的綢大褂撕破了一塊。現在倒很安閑地評論女人了。

「我看相貌也很平常。」另一個朋友淡淡地回答一句。

「不是，我說她有點像達文奇書的原娜·里莎。」林感動地主張說。這時他似乎動了靈感。我想他一定還有許多話要說。但是高爾德尼魯普睛空霹靂地突然響起來。飯店裏起了小小的騷動，三個客人急急付了賬走出去。林也忘記了摩娜·里莎似的女人，只頓低頭吃麵包。

那位女客還是安閑地坐着。她旁邊坐了一個十歲左右的微胖的孩子。他正用叉子把一片番茄送進孩子的嘴裏，臉上漾着微笑，但這微笑看起來總像帶了一點寂寞味。

這女人我在×××飯店裏面遇見過好幾次。第一次她是和一個中國男子同來的。以後就只看見她帶着孩子來吃飯。最近一個星期裏，我每天正午都會在這裏遇見她。她帶着孩子靜靜地坐在她

常坐的那座位，眼睛常常求助似地往四面看，臉上帶着帶寂寞味的微笑。每次她和茶房或孩子低聲講一兩句話以外，我不會聽見她和誰說過話。

長長的兩頰看起來很純潔，棕色的頭髮垂下來梳成兩根小辮子，一對大眼睛天真的動着在白
色長袖的衫子上罩了一件馬甲似的衣服，是綠色的——這一切使她更像一個少女，而不像是那孩
子的母親。

我不能斷定她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連她的國籍我也不能夠知道。她講話講得那麼少，而且聲音
是那麼低，我甚至聽不出她講的是什麼一種語言。所以對於林的議論，我並不表示一點意見。我這時
也沒有心腸注意這種事情。我們走出飯店我就把她忘在九霄雲外了。

過了兩天，我又去那飯店。這次我是一個人。那個外國女人已經在那裏了。她看見我似招呼非招
呼地對我一笑，顯然她還認得我。看那神情，好像她迫切地請求着朋友的幫助似的。我不知道這是
什麼緣故。但我真含糊地打一個招呼。我揀了靠窗的一個座位坐了。

孩子頑皮地纏着母親要求什麼事情，母親俯下頭對孩子解說。孩子忽然發覺我在看他，他害羞
起來，扭着身子要把臉藏在母親的身後。做母親的微微笑了，她擡起頭善意地對我一笑，嘴微微一動
像要說什麼話，但並未開腔，又把嘴唇閉了。

我一面喝着俄國茶湯，一面奇怪地會有什麼話要和我說，會有什麼事情需要我幫助。我自己實
在不能解答這疑問。其實也用不着我來解答了。我聽見她在說話，而且說的是一種我能了解的語言。

她在和茶房講話。她說着法國話。而那茶房所能懂的除了中國話外，就只有英俄兩國的語言。她可以說一兩個中國字，但意義很難被人了解。所以她和茶房談了半天，還不能明瞭彼此的意思。茶房很着急。她的臉也紅了。我聽懂了他們兩人的話，再也忍耐不住，便自動地出來做一個譯員。

原來她在這飯店裏包伙食，到今天還沒有滿期。她要到別處去，所以要把這裏的事情結束。我使他們明白了彼此的意思。我幫忙她把這事情解決了。她微笑着向我道謝。

我看見現在有一個機會了。我正想知道關於她的事情，我便趁着這機會問她要到什麼地方去。我想她大概不會拒絕回答我這問話的。

她果然露出歡迎的表情邀我去到她那一桌去。我也不推辭，便端起面前那杯紅茶走了過去。

「我要到杭州去，我去找我的丈夫，我姓孫，」她坦白地開始說。

我想起我見過的那個中國男子，我知道他一定是她的丈夫。孫就是他的姓。但他是一個怎樣的人呢？我只見過他一面。不過我還彷彿記得，年紀不到三十，是個平常的端正的相貌，只有兩隻眼睛和一般人的不同，牠們是光芒四射，給全個面孔添了光彩。

她似乎知道我的心思，她接着說：「我的丈夫你大概在這裏見過的。以前我們每個星期日總到這裏來吃飯。他每個星期六都回來，從沒有間斷過。」她停了一下，側頭看看她的孩子，孩子坐在椅子上。上注意地聽她說話，連動也不動一下。我無意間瞥見了孩子的眼珠，我不覺吃了一驚，就已經是那麽明亮了！我明明在那父親的眼腔裏看見過的！

「然而我有兩個星期沒有得到他的信息了。」那女人帶了焦慮地說。「他連一個信也沒有！從來不是一個這麼疏忽的人，一定有什麼事情，所以我預備找他去。」

她說了這些話，但我始終不知道她的丈夫是個什麼樣的人。我也不明白她為什麼要這麼着急。我便問道：「孫先生在杭州做事罷？」

她聽見這問話，臉上憂慮的表情立刻消失了，代替這而出現的是得意的神氣，顯然她是以她的丈夫的職務而驕傲的。她說：「他是一個空軍少佐。他駕駛飛機的本領是很高強的。他平日就盼望着這戰爭。他盼望着這樣的一個機會，他常常說要給『一二八』以來那些無辜的被轟炸者報仇。現在機會來了。」

孩子聽見這話，忽然從椅子上跳下來，他纏着母親嚷道：「媽媽，我要看爸爸駕飛機打仗。」

「不要響，等一會我就帶你找爸爸去，」她側着身子在安慰孩子，孩子不作聲了，卻假着她站着。她又擡起頭和我講話，她的臉也不像方纔那樣地光彩了。她用低沈的聲音說：「我知道他會做到那樣。現在機會來了，他會像別人一樣地盡職的。他常常說，血的債要用血來償還。他常常說他要用的血來洗滌過去的恥辱。我怕我到杭州去也不會找到他。他也許不在杭州了。昨天聽說中國飛機被打落一架，駕駛員落在敵人陣地裏不肯做俘虜，他打死了幾個敵人然後自殺，我不知道那個人的姓名，但我疑心這會是我的丈夫。先生，你也知道這個消息嗎？」

「是的，我也在報上看見。那的確是一個勇敢的人，」我只能這樣回答。我的心被同情和崇敬佔

有了，但同時又似乎有一個沈重的東西壓在我的心上。

「我想一定是他！他是一個勇敢的人！」她忽然睜大眼睛興奮地說。

「那不見得是孫先生，我想他大概是安全的。我希望你在杭州找到他。」我壓抑住奔湧的感情，溫和地安慰道。

她搖搖頭微笑了，這是悲憤的微笑，這是苦痛的微笑，她說：「先生，你不要以為我就只知道個人的幸福。我們法國人和你們中國人一樣，也知道愛自由，愛正義的。我們從沒有在強權下面低過頭。」過後她又改正似地說：「其實我現在也是一個中國人！我能夠做每個中國女人所能做的事。我也願意我的丈夫為着他的同胞的幸福犧牲。現在整個的中國怒吼起來了！這正是用血償還血債的時候。要是我的丈夫真的犧牲了，這正是他的幸運。我會好好地教育這孩子，這孩子很像他的父親，他將來也會做他的父親所做過的事，我想信抗戰一定會繼續下去，一直到在這土地上的人民得到解放的時候。」她愈說下去，態度愈是激昂，臉紅着，兩隻眼睛火炬似地在我的面頰上燒灼。她像一個煽動的演說家，把我的感情完全征服了。她點燃了我的熱情，使我的全身起了一個劇烈的震動。我覺得羞慚，過後又起了崇敬的感情。

我想說話表明我的心情，但是我的心跳動得太厲害，我突然變成口吃了。這時孩子在旁邊催她。她站起來，不等我說話，就伸出手給我，一面說：「我走了，謝謝你。我想我們將來還可以見面的。」她停了一下又加一句：「在更好的情形裏。」她鼓舞地對我一笑，在她那大眼睛裏，我看出了樂觀的表情。

她的眼珠原來是和丈夫的一樣明亮的！

「在更好的情形裏，」我感動地緊緊握了她的手，口裏含糊地唸着這句話，我還想挽留她，但是她匆忙地牽着孩子走了。我癡呆地望着玻璃門。那兩根棕色的小辮子還在她的腦後晃動。

以後我就沒有看見那個女人。過了兩天，朋友林和我再到×××飯店去。他喝完了紅茶預備動身的時候，忽然記掛似地說：「怎麼今天沒有看見摩娜·里莎？」

「摩娜·里莎」我驚訝地說，我還不明白他在指誰。

「你不曉得？你不要裝假了！」他譏笑地說。

我並不理睬他。我在想一件事情。有兩根棕色小辮子在我的眼前晃動。我記起了一個法國女人對我說過的那些話。

(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

給山川均先生

夜很靜。似乎一切都落進了黑暗裏面。重鐵聲突然隆隆地響起來了，接着是一陣機關槍的密放。我的房間起了一個輕微的震動，這時候我正讀着你的「華北事變的感想」。我讀你的文章，我並不是把你看作一位中國的友人，不過我知道你曾是一個科學的社會主義者，我期望你的筆下多少帶給我們一點正義。但是你卻毫無掩飾地把你的另一種面目露出來了。我纔知道真正到了你所謂的「剝皮」時期，一個「文化人」也可以一下子變為浪人棍徒。對於這個，我只感到強烈的憎厭。你憤憤地提出了「支那軍之鬼畜性」這問題，你罵中國人是「鬼畜」以上的東西。在你是極盡毒罵的能事了。連貴國那般慣於謾罵造謠的新聞記者也僅僅用了「鬼畜」兩個字。

先生，我不想向你辯明我們不是「鬼畜」，或其以上以下的東西。我們同是人類一份子，身體內外的組織也沒有兩樣。我們同有理性，同受教育，同樣需要自由，需要生存。無論用「人」或「畜」的名稱稱呼，我們在本質上確實沒有差別。所以我現在把你看作一個和我同樣的「人」，而訴於你的理性。

所謂「通州事件」使你感到憤怒，使你發出詛咒似的惡罵，我並不想把牠掩飾或抹煞，像貴國的論客掩飾你們「皇軍」的暴行那樣。我們願意明瞭那裏的詳情，然而一切消息都被你們的「皇

軍一封鎖了，我們只能知道當冀東保安隊反正的時候，在通州有二三百日僑被害的消息。

通州事件自然是一個不幸的事變，但牠却決非「偶然的」，牠有牠的遠因和近因。這個連在通州遭難的鈴木醫生也早預言到了。他生前給他父親的信裏就說到當地保安隊的態度只是表面的「親日」，真正的中日親善還是很遠的事情。「貴國的「皇軍」種了因，貴國的官民食其果，這是無足怪的，對於熟悉歷史的人這類事變的發生是很容易解釋的，我們已經見到不少的先例了。

我不是一個偏狹的愛國主義者，我並不想煽起民族間的仇恨，我也不想盲目地為我們的軍人的任何行動作辯解。在你們那裏有不少的論客整天夢想着大和民族的黃金時代，誇大地做着「皇軍」堂皇地征服世界的迷夢。而我們這邊四萬萬五千萬人卻只有同樣一個謙遜的目標：我們要爭取我們的自由，維持我們的生存。這一點最低限度的要求，是每一個人所應有的。為了這個，我們可以毫無顧惜地犧牲我們的一切。

通州事件的發生從這裏也可以得到一個解釋。在「皇軍」的威壓與貴國官民欺凌下，過了將近兩年屈辱日子的保安隊揭起了反抗的旗幟。忍耐到了最高限度，悲憤的火終於燃燒，少數武器並不粗良的軍人不顧環境的惡劣，站起來用血和肉爭取自己的自由與生存。在混戰中間，每個人的生命的毀滅都是一瞬間的事。仔細的考量是沒有了，復仇的念頭會佔據着他們的心。血會濺蔽他們的眼，常常被壓迫的民衆起來反抗征服者的時候，少數無辜者連帶地遇害，這也是不可避免的。何況這回的死者還是平日慣於在那地方作威作福的人，而且大半是賣白面，打嗎啡，作特殊工作的。根據

一個外國通訊社的電報，我們還知道在通州事件發生的前一日有四百名保安隊兵士因有不穩的嫌疑被貴國的「皇軍」槍殺，那麼嚴厲的行爲也並不是不可以解釋的了。

這樣的事在歷史上也並非罕見。譬如法國大革命時期中的「九月屠殺」這也就是反叛的民衆的自發的暴動，這屠殺繼續了五天，被害者有一千零八十六人，他們是貴族教士等而且都是獄中的囚犯，沒有抵抗能力的。這自然是一件不義的行爲，但沒有人力可以阻止牠。這時候外國軍隊是逼近巴黎了，皇后却依陰謀勾結外援，維多利亞宮外的民衆之血未乾而內憂外患頻來，民衆的復仇心便到了不能停止的地步，不得不找一個出路了。「九月屠殺」便是從這裏發生的。全世界的人士研究法國歷史的不下千千萬萬，一代一代的人相繼歸於塵土，却未見一個責備法國人爲「鬼畜」以上的東西。」直到現在，法蘭西仍是維護和平的集團中的有力的份子，不歇地和另一種準備着將人類驅向滅亡的路的力量鬥爭。

在這裏實在沒有提出「殘虐性」的必要。你一個社會主義者居然也跟在貴國新聞記者的後面「用咒罵，陷害，中傷的言詞去打動人們的偏狹的愛國心」你是有意地落入貴國軍閥的圈套中了。我們並不能拿殘虐性來區分種族。自視極高的西方人素來愛宣傳東方民族的殘虐性。他們表示最高度的殘酷時，使用的形容詞常常是「東方式」。然而事實上羅馬屠殺基督教徒之殘，中世紀異教審訊所之暴虐，在東方也難找到同樣的實例。革命者的被殘殺，和平民衆的被蹂躪，街市的流血，這在每一個西方國度中都保存着慘痛的記載。這記載，我們在東方找到的也不會比這些更多。人性

是相同的。我們沒有根據斷定東方人更殘酷，也就沒有理由承認中國人比你們更暴虐。你難道忘記了曾經做過你的友人的大杉榮君？在震災的混亂中偷偷把他們夫婦拘捕絞殺的不就是貴國皇軍的大尉連部的一個六歲的外甥，也不能保全生命。作為兇手的甘粕正彥却被人視作英雄志士而獲得特赦了。在大震災中被虐殺的貴國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工人以及朝鮮人不知有多少。這事件中的鬼畜性和殘虐性為何不會激動你的良心？我不知道是你健忘，還是你故意為「皇軍」掩飾！

殘虐性並非某一民族所單獨具有的。助長牠的是愚昧無知。只有文明教化纔可以使牠減少以至於消滅。和平幫助了文明教化的發展和普遍。戰爭則摧殘了牠。用虛偽的言辭，欺瞞的手段挑撥民族間的仇恨，使不會相識不會接觸的人變為仇敵，甚至把他們驅上戰場互相殘殺——這種行為充分地發揮了殘虐性。一艘一艘的軍艦載了貴國年青的兵士來到中國，一艘一艘的商船又載了殘毀的屍體回去。貴國軍閥政客主持於上，財閥從中援助，而新聞記者文人論客如先生之流，復宣揚歌頌於下。戰爭是被製造成功了。你們的另一論客室伏高信先生居然大言不慚的說：「這是東亞兩大民族的宿命。」他甚至要這兩大民族中的每一個人「都躲在障礙物裏或從轟炸機上跳下來，相互殺戮。」先生，這難道不是殘虐性的表現麼？

先生，你是看見別人眼中的刺而忘記自己眼中的樑木了。貴國空軍在上海一帶所建的偉績，你不會不知道。南站，北新涇，松江等處的轟炸，遭害者達千餘人，都是手無寸鐵的難民，其中大半是婦人和小孩，他們平日並未擔任抗日的工作，這時也不會直接或間接參加戰爭。他們正準備着離開上海，

而且有的已經在路途上了，他們對於「皇軍」的行動是沒有一點妨礙的，然而貴國的空軍將士却偏偏選擇了這種機會以顯示「皇軍」的威力，遣派大隊飛機去屠殺非武裝的民衆，轟炸不足，還繼之以機關槍的掃射。必要等到看見無辜者的鮮血把土地與河面染紅了，屍體狼籍地阻塞着道路，纔從容地飛去。

九月八日，貴國空軍轟炸松江車站之壯舉，在貴國歷史上是值得大書特書的罷。以八架飛機對付十輛運送難民的列車，還經過五十分鐘的圍攻，投下十七枚巨量炸彈。據一個目擊者說，當飛機在列車上空盤旋的時候，擁擠在車中的難民還想不到會有慘劇發生。然而兩枚炸彈落下了，炸燬了後面四輛車。血肉和哭號往四處飛迸。未受傷的人從完好的車廂裏奔跑出來。接着頭等車上又着了一顆炸彈。活着的人再沒有一個留在車上了。站臺四周全是倉皇地奔逃的人。飛機不捨地追趕着，全飛得低低的，用機關槍去掃射。人的腳敵不過飛機的雙翼。一排一排的人倒下了。最後一羣人狼狽地向田裏奔逃。機關槍也就跟着往那邊密放。還有一部分人躲進了一個又大又深的泥坑，正在慶幸自己倖倖地保全了性命，然而這情形又被貴國的空軍將士看見了，他們對準那地方接連擲下三個炸彈，全落在坑裏爆炸，一下子就把那許多人全埋在土中。

對於這樣冷靜的謀殺，你有什麼話說呢？你不能在這裏看見更大的鬼畜性和殘虐性麼？自然你沒有看見一個斷臂的人把自己的一隻鮮血淋漓的胳膊挾着走路；你沒有看見一個炸毀了臉孔的人拊着心瘋狂地在街上奔跑；你沒有看見一個無知的孩子守着他的父母的屍體哭號；你沒有看見

許多隻人手凌亂地攪在完好的路上，你沒有看見燒焦了的母親的手腕還緊緊抱着她的愛兒。哪一個人不會受過母親的哺養？哪一個母親不愛護她的兒女？中國的無數母親甘冒死帶着她們的年幼的兒女離開戰區，這完全是和平的企圖，這是值得每一個母親和每一個有母親的人同情的。難道日本的母親就只有鐵石的心腸？難道日本的母親就不許別人的母親維護她們的兒女？通州事件的殘虐性怎及這十分之一？自己躲在上空挾最新式利器攻擊下面沒有防衛能力的人民，殺死逃避戰禍的母親，流年青兒女的血。這不僅是冷靜的屠殺，便稱之為卑劣的膽小的謀害，和變態性的虐他狂的表現也不為過。一個民族而以此種行為驕傲於全世界人士之前，這是很可悲的事。兩年前我的一個友人在貴國牛込區警察署裏控訴貴國當局措施不似文明人行爲，而備受貴國「刑事」的毆打。現在貴國空軍却將「野蠻」二字作為光榮的標記廣向世界宣傳了。

夜已深，周圍仍是靜寂。破聲斷續地響着。機關槍聲却不能聽見了。我知道這時候就在上海的附近，兩個民族中的精英正在前線肉搏，許多鋒利的槍刺戳進年青士兵的身體，無數有為的生命跟着破彈毀滅了。是什麼一種力量使得這兩個民族必須互相殺戮呢？難道一個民族的獨立就真的妨礙着另一民族的生存？你們的論客室伏高信說這是宿命。但作為科學的社會主義者的你能夠相信這樣的一種宿命麼？

戰爭是殘酷的，破壞的。人類並沒有被迫着參加戰爭的宿命。然而戰爭却不斷地發生。文明的民族有一天會像野獸那樣地互相吞食，但這決不是宿命，造成這「勳業」的乃是不合理的政治的和

社會的制度。而一些嗜殺的野心的軍閥政客却利用這制度以滿足他們的私慾。在戰爭中得利的，大有其人。一代的人種了因，一代的人食其果。人們製造戰爭，人們又會爲戰爭所毀。武力主義，侵略主義，可以煊赫一時，但不久即與露水同消。室伏氏說「國民是遵守法則的。」然而國民的法則決不能與人類繁榮的法則違背。違背這法則的國民縱令目前生活得異常富裕，也必歸於滅亡。戰爭是違背了人類繁榮的法則的。所以鼓勵戰爭想從武力獲得一切的國民決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許多國民繁榮過，但又消滅了。連強盛的羅馬帝國也有崩潰的一天。這纔是宿命！想到這裏我不禁爲貴國的命運擔心了。

先生，這並不是我的過慮。你們把貴國的命運交付給軍閥政客去作孤注一擲，換取他們個人的祿位。軍閥政客之流知識窳陋，目光淺短，他們怎能知道民族盛衰的因果，人類繁榮的法則，社會進化的途徑！然而你是應該知道的。如今你們却讓他們把大和民族驅向滅亡的路上走了。你們跟着他們躺在懸崖上做征服世界的迷夢。有一天你們也會跟着他們墮入黑暗的深淵，把後世子孫置於萬劫不復之境。那時你們縱然醒悟也來不及了。

然而人類是要永久存在下去的，世無以武力維持萬年霸業的民族。也無任人宰割苟安於永世的國民。人類繁榮的法則是不能違反的。人類是第一義，其次纔是民族。任何民族不能背棄了人類而夢想單獨的「發展飛躍。」這是做不到的事。室伏氏曾誇耀地預言大和民族進入了黃金時代，毫不量力地把鑄造新世界的責任擔在他們自己的肩上。據說凡阻礙他們的進路的，皆將滅亡。可惜他忘

記了日本人也是人類的份子。他們也不能阻礙人類發展的道路。在歐戰初期大露頭角，煊赫不可一世的荷痕若南王朝和羅曼諾夫王朝，未嘗不想憑藉武力爲子孫樹立萬世不滅的基業，正如今日的大和民族一樣。然而曾幾何時，我們就只能在歷史上找尋這兩個名詞了。戰爭促成了德俄兩大帝國的崩潰；從前爲了維持這兩大帝國的光榮，不知道流過多少萬壯士的赤血。縱然若干變節的社會主義者用花言巧語把青年們驅到戰場去犧牲，也挽救不了愛加特林堡的悲劇。好戰者的狹小的兩肩，上是擔不起鑄造新世界的責任的。

現在是輪到你們一流的人用花言巧語欺騙青年了。你們把一羣一羣的青年兵士送到中國南北兩地的戰場，用了欺瞞陷害的言詞打動他們的狹狹的愛國心，鼓舞他們去殺人，去送死。你們跟在軍閥政客の後面，一手造成了遠東的大屠殺。這責任你們不能輕易卸掉。倘使我控訴你們爲劊子手，將你們置於被告席中，受全世界良心的裁判，你們是無所逃罪的。

我常翻閱貴國的報紙，我接觸過一二貴國的人士，我也受過貴國刑事的「取調」和拘留所中的款待。兩年前在東京友人的書齋裏，我和一個貴國商人有過短時間的談話。他問我四川人是不是壞人，因爲他知道「在北方的中國人都是壞蛋」。他又問中國人爲什麼要抗日，要欺負日本僑民，爲什麼不因爲「皇軍」趕出滿洲的馬賊而表示感謝。我佩服那商人的坦白，我更憐憫他的無知，但同時我不由得要詛咒貴國新聞記者的惡毒的用心了。這就是他們的努力所得的成績。

像貴國報紙那樣的東西，在全世界中恐怕找不出第二個。真實的消息，正確的報導，似乎和貴國

報紙沒有一點關係。造謠，陷謬，像是貴國新聞記者的慣技。誇耀自己民族的偉大，暴露其他民族的缺點，用捏造的事實和帶煽動性的言辭挑撥民族間的惡感，然後利用其完全的設備，雄厚的資本以鼓動侵略的戰爭為野心的軍閥政客張目——這彷彿就是貴國報紙的唯一任務。現在牠們的使命已經完成了。可憐的是一般受人欺騙徒供犧牲的國民。

我們素來憎惡戰爭。但我們決非甘願任人宰割的民族。當我們的自由與生存受着威脅的時候，我們是知道怎樣起來防衛的。這是做人的最低限度的權利。倘連這也放棄，則人就近於鬼畜了。我們是被迫而拿起武器的。我們是立在自己的土地上防衛自己的利益的。我們是順着人類繁榮的法則，而給阻礙人類發展的力量以打擊的。而你們遣派重兵遠涉重洋來毀壞文明的都市，和平的鄉村，你們是爲了什麼而作戰的呢？難道真如塞伏氏所說你們是命定了必須殺害我們的麼？或者如貴國新聞記者所說，是因爲我們無理地發動抗日運動，你們來「斷然膺懲」麼？這樣的論斷，別的受過文明教化的國民一定不會承認。但是如今連你也說：「通州事件可以說是國民政府一心一意普及抗日教育培植抗日意識煽動抗日感情的結果。」在這裏，你和貴國的軍閥政客以至新聞記者浪人棍徒一樣，將因果倒置而混淆黑白了。產生通州事件的直接原因乃是貴國軍閥的暴行。而抗日運動也是貴國政府歷年來對中國土地的侵略行為所促成。是你們的「皇軍」親手普及了抗日教育，培植了抗日意識，煽動了抗日感情。是你們用飛機，用大砲，用火，用刀，教育了中國民衆，使他們明白「抗日」是求生存的第一個步驟，並非中國人生來就具有抗日的感情的。要達到「共存共榮」之境唯有懸

「真正親善」的橋樑。「侵略」和「膺懲」只能激起憎惡，而必然遭遇堅強的抵抗。你深居島上也許不知道「皇軍」和漢人歷年來在中國土地上的種種暴行。但從各種事變的記載裏，你當明白近二十年來中日兩民族間一筆血債，多的血債。中國民衆是流了夠多的血，以後纔來發動抗日運動。這是自發的民衆運動，沒有力量可以阻止牠，也沒有力量可以抗拒牠。現在是償還血債的時候了。

窗外月明如晝，飛機整隊約送進我的耳裏，連珠似的高射砲彈在天空電光般閃爍着。那震耳的聲音！這時戰鬥正酣罷。我想起貴國飛行員某氏陣亡後身畔遺留的敏子姑娘的深情的信函了。在那邊，在淒涼的家裏，有着這樣的一個少女時時刻刻祈禱着她的出征的情人的安全。爲什麼而戰呢？這敏子姑娘是不明白的。而且恐怕大部分的貴國國民也不會明白罷。然而她畢竟貢獻了最大的犧牲了，許多別的人也貢獻了大的犧牲了。

大量的血又在數英里以外鳴快地流着。這兩大民族間的殘殺要繼續到什麼時候爲止呢？這很難說。你們期待着我們的「屈膝」和「反省」。但被迫着發動這決死的抗戰的我們，已經沒有這餘裕了。該「反省」的應該是你們。你們像在玩火，如今已燒到眉尖，再一遲疑，就會讓成抱憾終身的巨禍。貴國的政客軍閥之流，夢想着中國「屈膝」。但中國民衆是不會屈膝的。沒有一種宿命能使中國滅亡。而日本帝國的崩潰，倒是指願間的事。你，一個社會主義者，對於一個即將崩潰的帝國的最後的光榮，你還能夠做什麼呢？你等着舉起反叛之旗的民衆來揭發你的背叛的陰謀嗎？山川先生，我期待着你和你的同胞們的「反省」。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九日東京)

給日本友人

一

現在已經是深夜十二點鐘以後了，窗外是靜寂的。但我的眼前還現着一片紅光。大火在燒，大半個天映得通紅，像是夕陽一抹，像是血光一片。從昨天直燃燒到今天，在我的眼前燃燒，在我的心裏燃燒。

昨天在大馬路一帶看了剛北的大火，沿途聽見一些市民的絕望的呼籲，懷着隔岸觀火的苦痛的心情，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這裏。我一晚上盡在做噩夢。我萬想不到我會夢見了你，而且是在戰場上，作為兩個彼此不能寬恕的仇敵而相見的。

××君這夢是太離奇了。我相信牠不會成為事實。但是早晨醒在牀上，我就聽見炸彈爆裂的聲音。你們的軍將士又向沒有防禦能力的難民和不設防的城市轟炸了。是什麼一種瘋狂的力量驅使他們這樣做呢？這所謂友和平人民的權力是誰給與他們的？全世界的良心一致譴責這種罪惡。而你們卻支持了牠。你們讓這罪惡盡量發展下去，終於有一天連我們這些非武裝的人也會被逼着拿起槍勇敢地跑上戰場，去維護人道和正義的原理，保衛一個民族的生存。那時候雖保我們兩人不

在戰場上作爲仇敵而相見。這是可悲的事，我並不希望有這樣的一天。我和你兩人中間只有友情。我也懷念着你那溫順的妻子和秀麗的芳姑兒，天真爛漫的喜姑兒。在某一個時期你們會把我看作家的一員，給了我一些溫暖。用體貼和關心來慰藉我旅中的寂寞。友情穿過了國籍的不同和主張的歧異，而把兩顆人的心拉在一起。我曾爲這交誼欣喜。但是在三年以後的今日，另一種力量卻突然插進來企圖把這兩顆心分開了。

對這力量我看你是不會反對的，你不但反對，而且你會跟在牠後面走，你會盲目地支持牠。我知道你的性情我也知道你們一般人的性情在這裏我並不想提說貴國的軍閥，財閥，政客，浪人之流。我指的是你們那般安分守己勤苦耐勞的人民。我從未把你們看作敵人在你們中間我還有不少敬愛的師友，（譬如石川三四郎翁，他的思想之透徹，生活態度之真摯，人格之完美，我至今還尊敬他作我的先生。）但是我也不能放過你們一般人的缺點。你們安分守己，所以你們常常閉着眼睛任統治者以你們的名義胡作妄爲，你們忠厚老實，所以你們容易受人欺騙。你們崇拜在上面統治你們的當權者；你們相信你們的上司的言語，在學校你們視教師的講演爲天經地義；進了社會你們又把報紙看作生活的指針。你們的腦筋裏裝滿了錯誤的觀念和虛偽的消息，這使你們不認識世界，也不知道你們在這世界中所處的地位，和所負的任務。其結果你們完全成了傀儡而甘心供野心家利用。

以上的話並不是毫無根據的妄語。我在你的身上就找到的例證。你可以算是貴國人民的一個最好的典型，只除了迷信佛教的一點，但貴國人中陷於這種程度的迷信的也有不少的人。一九三五

年元旦的第二日在你的家裏，你的一個年青友人從東京拿了孫俊工氏著的給一個青年的夢來，那年青人怒氣衝天地說了許多話，你在旁邊附和着。你們的論調差不多是一致的。只是你的比較溫和一點。那時我雖然不能完全聽懂你們的談話，但我也明白你們的情怒是因了孫君在那書的序言裏對貴國軍閥佔東北四省的行爲表示了一點憤慨而起的。孫君把書寄給武者小路氏，因爲他還尊敬一個青年的夢的著者，他還信賴那個白樺派的領袖作家爲中國的友人，如武者小路氏一度所自稱過的；他誠懇地訴於人道主義者的武者小路氏的良心，希望他出來對這危害人類繁榮的野蠻勢力加以抨擊。然而武者小路氏卻在罪惡之前沈默了。這個非戰論者背叛了異國信從者對他的信賴。這還是兩年前的事，最近聽說武者小路氏更繼山川均、林房雄之後而爲軍閥政客張目。連武者小路氏也變到這樣的地步，無怪乎自由主義者的室伏高信會成爲軍閥的爪牙，而高倡「非迅速戰勝中國不可」了。

你們盲目地接收新聞紙的虛偽的報導，你們盲從地聽信軍閥政客的惡毒的宣傳。你們從不運用理智把牠們加以判斷。是你們的皇軍在中國的土地上做了種種的暴行，你們的軍人燒了中國百姓的房屋，燬了中國人民的財產，害了中國人的生命，却從沒有見過一個中國人帶着兇器踏上你們的國土。在我們這裏沒有一個人想過到你們那裏去妨害你們的和平生活，或者將種種暴行加到你們的身上，我們的人民在從前甚至不會想過傷害你們的一根頭髮或者使你們流一滴眼淚。甚至對於來到這邊的貴國僑民我們也誠心地加以款待和援助。中國人常常是沒有種族觀念的。事實上人

類本是一個整體，不能因為種族的不同而有所歧視。民族間本無所謂仇恨，一切糾紛，皆由少數野心家挑撥煽惑而起。這你們也應該知道，而且我想你們也是知道的，因為我們在你們那裏也曾得過一部分居民的大量的幫助，甚至使得一個友人寫下了美麗的詩篇。我們從沒有起過把你們看作仇敵的念頭。有時候我們反視你們為親密的兄弟。這個也有一些事實為證。但是你們終於因了統治階級的宣傳，落入軍閥的圈套，受了政客の利用，甘心背叛了這兄弟般的情誼。大震災時期中對於手無寸鐵而同樣遭難的中國僑民的任意殘殺，寫成了貴國歷史的最卑污的一頁。

將無可挽救的天災歸咎於和平的異國僑民，乃是你們不用理智判斷事物的表現。我們若把這視作開端，便應該知道這類事情以後愈演愈烈，終於不可收拾，所謂「一步走錯，步步都錯」，不過如是。所以到今天你們居然相信貴國佔領滿洲並無領土野心，傀儡溥儀乃是真命天子，你們的皇軍趕走了滿洲的馬賊，使人民能夠安居樂業；你們的軍人在中國真正保護僑民；中國人是一羣瘋子毫無原因地發動抗日。這些都是渺茫的神話，而你們却當作真實而接收了。我看見你給文姑兒代擬寄守衛滿洲的兵士的慰勞信稿，你借那個十一歲的姑娘的口吻感謝他們保衛你們的功績，我當時並不會和你爭論，但是一個有理性的人應該知道縱使沒有貴國的皇軍在滿洲佔領土地，殘殺居民，你們也可以安居樂業。你們所懼怕的滿洲的「馬賊」(？)是不會殺到你們的島上來的。

貴國的「皇軍」佔據滿洲的結果，固然使中國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損失，但你們也不會得到什麼好處。在你們的肩上增加了一筆負擔，在你們中間死亡了二十萬子弟。到現在滿洲還只是一個冒

險家的樂園，浪人棍徒的發財的捷徑，沒有一個善良的僑民能夠在那裏安居樂業的。然而少數的軍人却因這機會昇了官，得了勳章。

這是一個明顯的教訓。牠應該把你們從迷夢中喚醒起來的。然而從你們的口裏至今還發出來對於「王道的新天地」的歌頌。你們竟然愚昧到掩着身上的創傷跟在給你們以損害的軍閥財閥政客後面歌功頌德了。

不但這樣，就是在昨天，在今天，當貴國的「皇軍」在關北縱火，焚燒中國平民房屋，踏殺未及逃出的無辜的百姓的時候，你們的東京市民却在舉行慶祝大會，成羣地跑到皇宮和海陸軍省的門前高呼「萬歲！」我的一個朋友從無線電收音機中聽到那發狂的「萬歲」的叫聲，竟然抑制不住他的悲憤而落下淚來。

××君，你看，竟是你們和平的人民把貴國軍閥縱容到現在這地步的！所以中國民衆之橫被殘殺，劊子手雖為「皇軍」將士，而你們也不能辭其咎。

砲聲衝破了寂靜的空氣。貴國的「皇軍」又在表顯他們的威力了。××君，你且想想看，倘使有一天在你對面的山上架起了中國的大砲，直向着你那和平的精緻的小屋上轟，你會有什麼樣的感想。你能把將這認為正常的行爲，作為對於你們輕侮中國一種的「膺懲」麼？我想你是不會的。那麼，對於貴國軍閥的行爲你們怎麼能夠認為正當而加以擁護呢？

十月二十八日

窗外又是一片火光。這一次是那個古老的城市在發燒了。許多人的生命，許多人的財產會跟着這火化爲灰燼。愛和平，幸福，青春，希望，在半天的功夫全成了煙雲，散了，散了，一切美麗的東西全散了。在南市有十萬以上的難民，鵠立在街頭等候租界鐵門的開放，爲的是逃避貴國的「皇軍」的槍刺。沒有水喝，沒有糧食充飢，他們已經在民國路一帶站立三四天了，天上落着不歇不盡的細雨，初多的夜是十分寒冷的，一邊是快要吞噬一切的火光，一邊是冷硬的鐵門，你們「皇軍」的槍刺又在不遠處發亮。恐怖，苦痛，疲倦，寒冷，饑餓使這些人在三四天裏就失了形。看見那無數的揮動着的手，看見那慘白的瘦削的面顏，誰能想到他們在幾天以前還是和平甜蜜的家庭中的父母，夫婦，子女呢？人使他們墮入在這慘苦的深淵？是什麼人奪去了他們的和平與幸福？××君，這你們不會知道的。你們知道的只是貴國的「皇軍」在那些廢墟上向世界誇耀軍事的勝利。你們看見的只是貴國軍官的得意的笑顏。你們的目光常常是這麼淺短的。

××君，我相信你們大部分人的忠厚與誠實，這使我能和少數貴國人士結了親密的友誼。但是你們中一小部人的狡詐與狠毒卻是不可寬恕的。要證明那部分人的卑下的行爲，在華北和南方便有不少的實例。我想你一定知道，因爲你也曾遊過華北，住過上海，這個我且不說。但是無論別人怎樣花言巧語，你能夠相信在南市忍饑挨餓，家毀人亡的十多萬難民都是陰謀的抗日份子而必須身受

「皇軍」的「膺懲」麼？×君，我怕不會相信的。然而我可以向你保證，他們都是安分守己的市民，從前並不知道抗日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從來不是抗日份子，但是從這兩天起，他們那會變成那樣的人了。這切膚之痛會在和平的人民的心上留下一個不滅的痕迹。中國的政府從前忽略了他們，而貴國的軍人現在卻用刀，用槍，用火，用大砲，用炸彈，去他們的教育了。是「膺懲」產生了抗日行爲的。這因果關係你們應該知道。

×君，我知道在你們那裏到現在還有不少的人在做征服中國的好夢。記得幾年前九洲帝國大學教授某氏遊歷了華北返國後，得意地發表了他的「中國必亡論」的演講。他的論據是十分奇特的：他在天津看見一對夫婦在街巷裏吵架，女的披頭散髮地哭罵個不休，做丈夫的卻低聲下氣地對她勸慰。某氏說這是反常的行爲。從這反常的行爲他就斷定了中國的必亡。和這類似的事情是常有的。連大學教授的某氏也發出了這種議論，可見你們的朝野是如何處心積慮地圖謀着中國的「必亡」了。但你們的論客還口口聲聲嚷着「中國無理抗日」的話。

×君，你應該勸告你的同胞不要做征服中國的癡夢了。單用武力永久征服一個民族，並不是可能的事。單獨的民族的繁榮是不會久遠的，縱有一時的美景，也不過是曇花一現，留下來的只是滅亡。能夠長存不朽的乃是人類的繁榮。這繁榮只能由各民族的聯合的努力來實現而聯合的努力又必須立在友愛與互助的基礎上。你們的論客到今天還夢想着大和民族的單獨的「發展飛躍」。可惜他們不會憑弔希臘羅馬的廢墟，沒有思索秦皇漢武的霸業，與拿破崙威廉二世的雄圖。這一切

只給了後人一點渺茫的憧憬，而成爲歷史家舞文弄墨的資料了。那麼你們的一批一批的青年兵士到上海，到華北來作戰又是爲了什麼呢？

××君，聽說熊本師團的一部分已經到上海作戰了。你是後備役，大概目前還輪不到你。那麼你還在你那精緻的小屋中過你的書生生活罷。呵，我想起文姑兒給我的信函了：「已經是連蟲聲也靜下去了的深秋了。×先生在這樣靜寂的夜裏讀書的姿態還在我的眼前浮現。」這封信給了我一些美麗的回憶。我想起我從前在你那和睦的家庭裏度過的一些恬靜的日子，我想你那美麗的友情，我想起那精緻的小庭園和在那裏看見的山下的奇麗的街景和海景。但這些都被礮聲衝散了。大礮橫在我們兩人的中間。大礮毀壞了我們在這邊所努力建立起來的一切，而且以後還會給我們帶來更多的損害。但是你那精緻的小屋與和睦的家庭恐怕也難永久保全的。

所以你應該出來有所動作了。我並不來求助於你，我並不代表那無數受了損害的中國人民來求你們給一點同情。決不是這樣。我要求的，只是你和你的同胞們的反省，希望你們起來和我們共同阻止那破壞人類的繁榮的暴力。

(十一月十三日)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書字第一二二二號

